

倾城之恋

闺蜜说睡男人不能露富。

我玩剧本杀捞到一个绝世帅哥，跟我回了家，亲了抱了，临门一脚他却跑了？

送上门的富婆不要，转头去 KTV 做包房少爷？

走进包间，朋友已经左拥右抱和帅哥喝上了，我打算找个角落坐下。

环视一周，却在一个妖艳女人的身边，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段尧城。

他也看见了我，愣了愣。放下酒杯，走出了包间。

擦肩而过的时候，没有看我一眼。

朋友在唤我，一个打扮精致的帅哥也在向我招手。

我过去拿过朋友的酒杯，一口干了一杯威士忌。

接着我就感觉全身发热，双腿发软，整个人发了痴，不听使唤地往外挪。

我的脚步越来越快，走到外面，看见段尧城在路边踱步。

路灯的映照下，他高大的身影更显挺阔，宽肩窄腰在白色衬衣下若隐若现。

「你离开我，就是为了出来卖？」

我眯瞪着眼抬头看着他，很想从他脸上看到一点局促。然而没有，他棱角分明的脸波澜不惊。

「说话别这么难听。」

「好，请问段先生为什么出来卖？」

「吕倾茜，老子不出台！只是卖酒。」

他冷俊的脸，终于有了一点表情。

「你这么缺钱？」

「缺，你给吗？」

「你要多少？」

「一百万。」

我笑了，踮起脚凑近他，鼻尖触碰到他微凉的耳朵，

「宝贝，你可不止这个价。」

瞬间，我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脖颈由白皙变成绯红，青筋凸起，彰显着男性的力量和欲望，看得我很想咬一口。

他按住我的肩膀，「吕倾茜，你醉了，你放尊重一点。」

「那你有没有尊重过我？」

我咬牙切齿地说话，手却顺着他的胳膊摸向他肌肉坚实的腰身。

「段尧城，多少男人上赶着和我好，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以为你是谁啊，跟我玩儿失踪？还删我微信？」

「吕倾茜，你干什么？」他喉咙里发出轻声的低吼，捉住我愈发放肆的手。

从他的裤兜里，我翻出银行卡。

「好了，一百万。」

对着银行账号，我当场把一百万转到了他的卡里。

他看了看手机提示，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却强装镇定，「你这，最多，只能，收买我的肉体。」

「好啊，走啊，跟姐姐回家啊。」

我昂着头，看他要怎么接招。

「没大没小，我比你可大一岁。」他嘴角溢出一丝笑意，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我送你回家。」

车到我家，他把我抱上楼，一路拥吻。

听着浴室里的水声，旖旎浪漫的小心思占据了我的大脑，小样，还挺会！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把抱起我丢进浴缸，摸了摸我的头，转身就走。

我上头的情绪一下子跌倒谷底，

「段尧城！你是跑男吗？这么爱逃跑！」

回应我的是楼下大门的关门声。

又是临门一脚刹了车，这段尧城该不会是中看不中用吧！

2

初遇段尧城，是在一场剧本杀。

作为新手来说，我算是不幸，拿到了很难演绎的凶手角色。

不过幸好，在场的玩家里帅哥挺多的，所以我玩得倒也津津有味。

游戏进行到一对一私聊环节，我进入小黑屋后迟迟没有人来与我谈话。

昏暗狭小的房间，诡异的背景音乐加上一惊一乍的小彩灯，我有些害怕起来。

一阵心紧之时，有人推门进来了。

来人仿佛没有适应黑暗，像是没有看到我一般，径直走到离我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才停下。

太近了，近到我甚至能听到他抬手间，衬衫布料摩擦的响动，近到我能看到他锁骨下一颗小痣，随着呼吸轻微起伏。

我本就紧张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男人搞得更加局促，心脏不禁加快了跳动。

「你就是凶手。」不等我开口，他便俯身在我耳边淡淡地说。

他的声音幽幽的，低沉克制。

在我听来，却像是被阎王下了判词，吓得我大气不敢出。

砰砰砰，我感觉整个屋子都回荡着我的心跳声。

我本能地后退两步，按住胸脯说，「不是，不是我，你猜错了。」

「你别怕，我没有恶意。」

「那你要干嘛？」

我深吸一口气，这才闻到他身上似有若无的木调香味。

「我是想说，我会保护你的。」

暗淡的光线里，我看不太清他的脸，他似乎露出了浅浅的笑。

说完他先我一步离开小黑屋。

回到座位，大家开始了游戏最后的推理。

他果真如承诺的那样，在明知凶手是我的情况下，还有理有据地将疑点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我控制不住地打量他，不得不说，从头到脚，他都长得很好看。

大概一米八五左右的身高，在纯色衬衣的包裹下透出紧实的肌肉线条，腿长而直，站着如一棵白杨般俊挺。

棱角分明的下颌骨，托着一张光洁白皙的脸，眉眼深邃而疏离，棕色瞳仁闪着琥珀的光泽，英挺的鼻梁如刀刻般标致，还有微翘的嘴唇、突出的喉结、.....甚至连指节，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只是可惜.....

「等一下，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

最终投票前，我委婉地把讨论思路拉回了正轨。其它的玩家顺着我提出的问题，顺利将怀疑对象锁定到了我身上。

「美女，你不是自爆么。」有人笑我傻。

我懊恼地说，「哎呀，我才是凶手吗？我还以为我只是帮凶呢。」

其他玩家成功将我这个凶手揪出，开心地复盘。

只有他一语不发。

游戏结束，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他拦住我，「我说了，会保护你的，为什么自爆？」

看着他俊美的脸上剑眉微皱，一丝不忍掠过我的脑海，但转瞬即逝。

刚才的一切，不过是逼仄环境里，与陌生异性近距离接触产生的吊桥效应，我告诉自己，要理智。

「抱歉，辜负了你的好意。」我低着头轻轻说，「我不需要一个穿假 AJ 的人来保护。」

3

剧本杀之后，我早早赶回家里，利用睡前的时间看了员工的周报，整理好第二天的工作资料。这才洗漱上床。

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工作，少部分时间留给自己。

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我还有一堆爱好：陶艺、摄影、滑雪、剧本杀.....实在没空分心给男人。

这些年，朋友介绍的，社交场上遇见的，上赶着明撩暗约的男生，其实见了不少，我没有一次失守。

朋友调侃说，我就像一个 AI，设定是冷情魔头，不近男色，百分百避开爱情。

我有些自得，这一次，我又成功了。

躺上床，像往日一样，我在脑海中规划明天的事。

思维却不可自控地走神。

幽幽地，我总回想起，那淡淡的木质香味。

是雪松？檀木？还是鼠尾草？

是令人放松的味道，独特而温和。明天问问懂香水的朋友吧。

思绪就这样飘着，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剧本杀老板发来消息，说下周会开新剧本，问我要不要去。

查了一下备忘录，下周末正好有空。

「可」

「今天那个穿衬衣的帅哥也来，人刚好够。」

不经思索，我发过去一个开心的表情包，「好呀！」

「这么开心？」老板问。

我赶紧关掉对话框。眼前浮现出那个男人棱角分明的脸，说话时喉结滚动的样子，把我逼到墙角时俯看我的眼神.....

心又像在小黑屋里一样，砰砰砰加快跳动。

对啊，我在开心什么？我不会是心脏出问题了吧？

一定是！

我赶紧起床吞了一粒心肌酶。

再次躺下，秦山来了电话。

「姐姐晚上好，钱收到了，怎么这个月多了五千？」

略带稚气的少年音，听起来活力又可爱。

「你那天陪我，我很开心嘛。这也要换季了，拿去买点新衣服。不够我再给你打过来。」

「够了够了，谢谢姐姐！有需要我随时在姐姐身边哦~」

4

一周的忙碌过后，终于到了周末。

下午三点的局，我一点就开始打扮。

捣腾了一个多小时，站在镜子前看看自己，妆容精致，穿搭满分，是可以见千万级客户的级别。

满意地拿包出门，没两分钟又开始后悔，是不是打扮得太刻意了，我这样费力气，图什么呢？

那个人帅气是不错，但一个穿 A 货的人，值得吗？

一路胡思乱想，一路纠结，但再次见到他之后，这些都被抛到了脑后。

打开门，我就看见他已经坐在了房间靠里的位置，双手捧着一杯白水，乖乖地喝着。

还有好几个空位，我犹豫着是要离他远一点，还是干脆挨着他坐？

上次对他不留情面，人家会不会记仇呢。

听见响动，他抬头，看见了我，微微一笑，对我招了招手，「嗨。」

看来，他不是小气的人。

我想了两秒，坐到了他对面——不会太近，但又能面对面说话。

「嗨。」坐下后，我也向他打了个招呼，「好巧啊，又碰见了。」

「对啊，」他伸出手，「你好，我叫段尧城。」

「你好，我叫吕倾茜。」

修长的手指，恰到好处的力道，温暖熨帖的温度，他的大方得体，让我有些惊讶。

不再像上次那样自来熟，寒暄过后，他便不再言语，只默默给我添上了热茶，纸巾小食也悄悄摆在了我面前。

莫名的欢喜涌上心头。

这一场，是一个需要换装的古风情感剧本，我拿到的角色，是待嫁的新娘。红嫁衣，凤头钗，衬得我肌肤更显白皙，扮上后，我不禁举止也轻柔起来。

而段尧城的角色，正好是我的新郎。

也亏得是他，才能撑得起这一身层层叠叠的古装，显出不同平常的俊朗。

新郎之外，我竟然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师哥。

白月光师哥也是个分外好看的男生，和段尧城不同，他的帅更有亲和力，微卷的刘海，一双桃花眼，气质是时下流行的小奶狗。

游戏慢慢进行，剧情徐徐展开，新郎和新娘即将大婚。

新婚之夜，新娘再一次见到了白月光。

众宾之前，白月光拉住我的手，要带我逃婚。

新郎一掌将白月光推远，再回头一步步走近我。

那认真的眼神，让我真觉得自己是做错事的古代女子，双手挽着手绢，不敢动弹。

「娘子，吉时已到，我们该入洞房了。」

我看看新郎，再看看白月光，不知如何是好。

「你的新娘爱的是我！」白月光站起来，挡在我前面，「师妹，我对你一片真心，日月可鉴，跟我走吧。」

新郎不语，一手擒住白月光的肩膀，从他袖口中拿出一支白瓷小瓶。

「这就是你的真心？」新郎冷笑一声，「刚在典礼之前，他便将此毒药倒入了我们的酒杯之中，幸好我早有防备，没有让他得逞。此人苦心孤诣拜入你父亲门下，不过是为报多年前的杀父之仇。」

我大吃一惊，一为这出人意料的剧情，二为段尧城的演技，这口条，这表情，我感觉自己在看沉浸式话剧。

他没有因为我过于惊讶的表情分心，继续道：「从第一次在这里见面，你迟到了，笑着道歉，两个梨涡可爱极了。那一刻如天启一般，我就认定，你将会是我的新娘。」

段尧城话一出口，在场玩家的表情都变得暧昧，白月光更是露出看好戏的坏笑。

怎么回事？这不是本子上的剧情吧？

「原谅我曾经鲁莽，口拙。但我说过，我会保护你，就绝不会让你有半分差池。」

他掀开我头上的薄纱盖头。

咫尺之间，我迎上一双明晰的眼，心就乱了方寸。

又一次，他向我伸出手。我来不及思考，把手放在他的掌心。

这一次，不是礼貌，不是问候，而是某种交付。

混淆了剧情与现实，我感到心被晒过的潮水暖暖地浸没。

5

朋友曾嘱咐，睡男人不能露富。

但一念心动后，哪还记得这些。

散场后，忽然下起了暴雨。

我眼看着站在路边的段尧城，被飞驰而过的汽车碾了一身的水。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我说。

他点了点头，乖乖跟在我身后走到了停车场。

「我会弄脏你的保时捷。」他低头看看自己一裤管的泥水。

我笑了笑，「快上车。」

坐上车，他连打了几个喷嚏，眼睛鼻子都红红的。

「算了，你家太远了，我住的近，先到我家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

我纯粹是好意，没有多余的意思，但话说出来，总觉得别有所图。

「可以。」他很快地答应了。

路上随意聊了几句，得知他好像是什么原创歌手，他清唱了一首 demo 给我听，竟然真的很不错。

到了我家，他伸长脖子看了看，问我，「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啊？」

「大？」我寻思 90 平的小两层怎么也算不上大吧。

「有点冷。」段尧城眨巴着眼睛，俊朗的脸庞上竟然有一丝无辜和娇憨。

我拿来浴巾给他，他当着我的面脱了上衣，接过我手中的毛巾，进了浴室，又探出湿漉漉的脑袋问，「要一起洗吗？」

「啊.....这.....还是不了吧。」

天，我在干嘛？怎么真的开始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

很快，他裹着浴巾从浴室中出来。

我盯着电视，余光却落到他身上。八头身的完美比例，紧实而不过分的肌肉，运动员般的身材。

他站到我面前来，「你可以大方看，我们今天成过亲了。别客气。」

「你，你挡着我看电视了！」我的脸骤然烧红到耳根。

他靠过来，和我并肩坐下，煞有介事地问我，「娘子，几点？」

「叫我吕倾茜，茜姐，或者叫「喂」也行。十一点了。」我正色道。

「哦.....这么晚再麻烦你送我回去也不太好。我能在你这儿借宿一晚吗？」

屋外暴雨倾盆，我说不，也太过残忍。

「住呗，」我故作轻松，「有多的客房，住一晚也无妨。」

屋子里并不热，我却出了微汗。

深更半夜，一个男人在你家里洗了澡，说要留宿，应该不是要睡客房的意思吧。

虽说如果有那个意思，我也不亏。但是，我今天没有穿成套内衣裤诶.....

再说白天那些话，算是正式表白吗？总得说个明白吧.....

「你在想什么啊？」他又向我靠近一些。

我往旁边挪了一点，「没什么。没事我就去睡了。晚安。」

明明心里已经想了很多，面上我还是不敢作出表示。

我暗暗鄙视自己，吕倾茜啊吕倾茜，你谈生意时的魄力呢？

「等等！」他拉住我的手，「你为什么这么怕我，每次我靠近你，你就躲开。是不喜欢我吗？」

「不是！」我脱口而出。

「那就是喜欢我咯？」

「不.....是.....」我好像被套路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他一问把我问住了。

以前我以为自己会喜欢成熟理智，能在事业上有所助力的男人。可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好像打破了我的设想。

我的理智告诉我，和他纠缠弊大于利，可我的本能我的心却忍不住把我推向他。

「我不知道，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好像有些吃惊，「你没有谈过恋爱？你多大了？」

我摇摇头，「二十四。」

一阵沉默，屋子里只听见雨声潺潺。

我鼓起勇气，想要问清楚，「白天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是表白的意思吗？」

望着他，我想，只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就愿意为了人生第一次的心动，抛弃理智和原则。

可是，半晌，没有回答。

我看见他眉头锁紧，水汽漫进他的眼眸。

他的脸上，写着犹疑和难过。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呢？

我不敢说话。

他再次靠近，我没有再躲。感觉到一阵温润的触感，他吻了我的额头。

我期待着，期待着更多的吻。

他却起身穿好了衣服，「我回去了。晚安，吕倾茜。」

我感觉耳边像刮起了一阵极冷的寒风，割得我生疼。

门轻轻地打开，又轻轻地关上。

额头的触感还在，他却离开了。

那夜之后，他消失了。微信、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若不是 KTV 的偶遇，我甚至会怀疑，生命中从未出现过这个人。

6

段尧城消失了，第二次。

不止如此，他还带走了我的一百万。

第二天酒醒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后悔起来。

完了完了，一百万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怎么一遇上他就头脑发热呢！

又恼又气。

我得尽快把这个钱赚回来，脑子却浆糊一样不能思考。

大字型躺在床上，我欲哭无泪，甚至想找人把段尧城狠狠揍一顿。

这样想着，门铃响了。

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段尧城抱着一个饭盒喜气洋洋地立在门口。

「嗨！早安，我给你带了早餐！」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听到这话，我本来阴沉的心情宽慰很多，可要是这么快破防，也显得我太好糊弄了。

沉着脸，我问他，「为什么又跑掉？」

「让我进屋说嘛。」他单手抵住门，自顾自进了屋。

「昨晚你醉了，我不能趁人之危，这是一。临时起意，没有准备，要是留下来，对你太不负责，这是二。」

他做了一个撕开包装的动作，表情还有点害羞。

「第三，我缺钱是因为欠了公司一百万的违约金。昨晚我连夜解约了，这是解约合同。谢谢你，我自由了。」他拿出一份文件，摊在我面前。

原来，段尧城被一家演艺公司发掘，签约做了全职歌手。

接过几个商演之后，公司承诺的音乐发展却再也没有下文，甚至租借录音室、排练厅都需要他自掏腰包。

三年过去，不仅没赚到钱，还要被公司安排做直播、陪酒、陪客户。

没有存款，没有曝光，也没有音乐创作的空间，留下的，只有高额的违约金。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再呆下去就是自毁前程。我起初接近你，是真的需要钱。」

「那你既然想骗我的钱，临到手为什么跑了，宁愿去做包房少爷。」

「因为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正好上你的当，你傻么？」

「我不傻，但不能骗你。」他顿了顿，沉下声来，「因为，我也真心地，喜欢你。」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一字一顿钻进我的耳朵。

像有人朝心底投下了三颗光滑的小石子，一波波涟漪荡漾开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叶小舟般，跟着摇动的湖水飘忽起伏。

忽然间，我明白了那夜他眼中的难过，正如此刻，我看得懂他眼底的温柔。

「喜欢我，所以呢？」我低着头，强装镇定地拿起他带来的包子，放到嘴边。

「所以.....」他翻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欠条。你相信我，我不要和你做什么交易。我们正正经经谈恋爱。可以吗？」

我愣了愣，「这包子，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啊，怎么？」

「那有什么必要这样大费周章拿过来，你楼下早餐店买不就行了！」

「那又怎么样，这是我亲自买的速冻包子，亲自蒸的！喂，你不要扯开话题！」

「好，可以，没问题。别再给我吃速冻包子就 OJBK。」

7

交了违约金，段尧城恢复了自由身。

我撕掉了他的欠条，换了一份新的合约给他。

那一百万，加上额外的一百万，算是我给他拉的投资。金主，是我爸爸。

段尧城欣然接受。

我问他，「你不怕别人说你吃软饭？」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敢收，就是我有底气做出好作品，把这个本给你翻倍赚回来。」

他没有吹牛。此后的半年，他埋头做音乐，从词曲创作，到编曲混音，专辑设计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半年后，试水市场的免费单曲刚一上架，立刻以黑马之姿登上音乐平台热榜。

而段尧城也突然有了一点小名气。忽然间，连粉丝后援会和应援站都有了。

不懂娱乐圈的我，被这阵仗惊讶到了，看着粉丝们发来的一句句「老公」「宝贝」「哥哥」，觉得甚是有趣。

段尧城问我，怎么不吃醋。

我说，他们喜欢你，证明我眼光好，我该开心才对。

我更开心，也更担心的是——他的首张专辑已经筹备好了，只待发售。

开心，是理所当然。

担心，是因为我和父亲的公司，出了问题。

我独自撑了一段时间，本不打算告诉段尧城。

可我没想到，有人将事情做到这么极端的地步。

半夜，我和段尧城回家，亲眼撞见一个中年男人提着油漆桶，神色慌张。

满墙的「还钱」字迹未干，如血滴答，触目惊心。

段尧城怒气上头，握紧了拳头正要动手，被我努力拦下。我知道，男人是一个员工的父亲。

「叔叔，你女儿是我最赏识的员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保证一定能对得起她为公司的付出。」

男人支支吾吾，把桶一丢，从楼梯跑掉了。

段尧城不解，「为什么放走他？我们得报警啊！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爸投资失利，公司资产和他名下的房产都被冻结了。资金链断裂，他只好去外地打点关系。现在员工们的工资发不出来，只能来找我。虽然只逾期半个月，但欠一天，也是欠债。」

我顿了顿，虽然心里万分不舍，但还是说，「我没钱了，这个房子也要卖了，后面可能帮不了你了，你走吧。」

他愣住了，疑惑的表情转而变成气愤。

「吕倾茜，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

楼道里回响着他充满怒气的声音，我被吓到了。

他不再说话，走过来，紧抱住了我，「傻瓜。我怎么会离开你。别卖房子，这你爸爸送你的毕业礼物。等我专辑发售，很快就能拿到版权费，就能帮你了。」

事情发生后，我没有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哭，但这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突然就泪流满面。

他说的没错，依照单曲目前的大好形势，用专辑发售的版权分成，给员工们补发工资，应该是足够的。

「茜，偶尔也可以不用那么要强。你可以相信我，信赖我，好吗？」

被有力地环抱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我终于放下心来，「好。」

8

平台已经敲定，我用最后的存款为新专辑做了宣发，效果很好，只等明天零点专辑发售。

一次又一次地看时间，我和段尧城兴奋地等待着。

负责宣传的助理发来一条消息，段尧城点开，是一条语气急促的语音。

「城哥，大事不好了！你快看新闻！」

我们打开手机，这才发现，网上都是我和他约会的视频片段。

新晋音乐才子段尧城与秘密女友私会 # 的话题出现在微博热搜，评论里全是咒骂。

有骂我的，

「这女人是个什么东西，勾引我们哥哥！」

「看面相就知道是狐狸精！」

「她叫吕倾茜！是个假富二代，欠钱不还！」

也有骂段尧城的，

「骗子，狗男人，有女朋友还来骗粉丝钱，去死！」

「他这个女朋友可是富二代，我看他是潜规则上位！」

「抵制不良艺人的商业作品，新专辑谁都别买！」

从屏幕上收回目光，段尧城迷茫地看着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要是不喜欢我的歌，我可以理解，可这是为什么？难道谈恋爱对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说，是罪过吗？」

「对男明星来讲，爱，就是一种罪过。」

虽然我不懂娱乐圈，但我咨询过做演艺经纪的朋友，上升期的艺人，最好还是不要公布恋情。所以隐瞒有女友的事，是我主张的。

我设想过，一旦恋情暴露，肯定会影响段尧城的人气，可是没想到粉丝脱粉反噬的力量如此之大。

十分钟之后，我们就收到了商演甲方的退约信息。

音乐平台趁机要改分成比例，甚至希望我们推迟专辑的发售。

我俩的钱都投进了专辑的制作和宣传，再无多余的款项来找公关了，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再等。

我们还是按时发了歌，但就像平台方预警的一样，专辑出售量很少，评论却很多，都是负面的。

短时间内，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任由事态发展。

没有料到的是，舆论发酵如此迅猛，两天时间，网上突然跳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爆料。满屏飘着伪造的聊天记录，甚至语音记录。

有人称「段尧城曾经是在夜场做那种生意的」，

有人说，「段尧城是富婆包养的小白脸，那个富婆是做走私生意的」，

更有甚者，拿着打满马赛克的照片，声称「这是段尧城和女友的床照，付费 9.9，解码」。

全是莫须有的荒唐话。

段尧城很生气，因为这些评论里，没有一条跟音乐有关，而音乐才是他费尽心力想让人关注的东西。

比生气更甚的，是焦急，专辑不能顺利卖出，就不能及时筹钱给我还款。

着急上火，却依然束手无策。

「我来想办法。」段尧城抱抱我，说去找一个朋友帮忙。

他走后，我睁眼躺在床上，很想一觉睡过去，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电话响了很久，我不想去管，那些繁杂又沉重的事务，我实在是不想搭理了。

一声又一声，电话还在响，我只得拿起手机看了看。

看见是秦山的来电，我才放心接起来。

「姐姐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在网上看见那些网友人肉你，把你的信息都扒出来了。」

「都是小事，别担心。」

「公司破产了，其实不用再给我打钱的……」

听见他怯怯的声音，我立马打断，「姐姐心里有数，你做好自己的事。」

「姐姐的事，就是秦山的事，我会帮你的。姐姐拜拜。」

往常，秦山会乖巧地等我先挂电话。这次却自己匆匆挂断。

我有些感慨，这个小屁孩，怎么忽然间长大了一样，自己有主意了，就连声音，也完全是个男人的样子了。

第二天清晨，我因为前一夜吃了助眠药，迟迟未醒。

睁眼已是十点，段尧城在厨房做饭。裸着上身，穿着我的粉红色围裙，倒是别有一番风情。

他哼着歌走过来，微凉的鼻尖蹭蹭我的额头说：「一个好消息，一个更好的消息，你先听哪个？」

我一把捏住他高耸的鼻梁，「这几天都愁死了，别逗我了，快讲吧！」

他把手机递过来，是一个眼熟的男孩子在翻唱段尧城的新歌。视频还附了新专辑的链接。很明显，他是在帮段尧城做广告。

「这是谁啊，这种时候还敢帮你出头？」

「这可是你的白月光师哥啊，这小子我早年就认识，老朋友开口，人家还是愿意帮一帮的。他上个月选秀出道了，现在是流量爱豆呢，有他撑一撑，很快我的专辑就能卖出去，咱们就有钱了。」

他说得轻巧，但我知道，他穷到混不下去，也没向朋友开过口。

他是为我，欠下了人情。

「还有好消息呢？」

他再次把手机一滑，「你看，都是你做的好事！」

视频里，竟然是秦山？！

秦山和一些我资助过的学生们，一人一句地翻唱着段尧城的新歌。

有些孩子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有些已经能看出是上班族了。

成年以后，我就一直用自己赚的钱资助老家的学生上学，秦山是中间的联络人，也是我资助的学生之一。

视频里，秦山拿着自己的学生证，「没有茜茜姐姐，我就上不了大学。这学期，茜茜姐家里破产，可是她还是每个月都给我打钱，她是好人，不是你们说的坏女人。」

过了一会儿，段尧城的明星朋友甚至转发了这条视频，还说，「茜姐是在城哥素人时期就和他在一起，是她投资城哥做歌出专辑，他们一路扶持走来不容易。诚哥是我认识的，最热爱音乐的人，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请支持他们吧。」

流量明星和素人学生的力量超出了我的想象，不到一天，那些黑料的词条，被明星的粉丝用正面词条一条条刷下去了。

而秦山的视频也引来了很多关注，许多沉默的路人纷纷注意到了段尧城，他们不了解粉圈的规则，只觉得歌不错，人也不错。

一时间，本来低迷的专辑销量，陡然上涨。

舆论风向一转，段尧城的形象扭负为正，粉丝也翻了几番。

我觉得荒唐。

但无论如何，段尧城很快拿到了版权费，我终于结清了员工的工资。

我爸爸也融到了新的资金，准备重头再来。

10

一个月后，风波平息。

段尧城的第一场 livehouse 也正式开演了。

在一起这些日子，我竟是第一次见到精心打扮的他。

段尧城往日当然也帅，就像他那头遮眼的头发，帅得漫不经心。

今日头发仔仔细细梳上去，一身白色西装，锃亮的皮鞋，好似换了一个人，是成熟男人的帅气，持重而性感。

他微笑着走向钢琴，一个优雅的鞠躬便引起现场粉丝狂热的躁动。

「这一首歌，叫《倾城之恋》，要送给……」一个极为短暂的停顿，我捕捉到他的目光正在寻找，最终停在了舞台的左侧。

我站在那里，被他的目光捕捉。

「这首歌，送给我的恋人。」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如热浪般汹涌，而他深情弹唱着，越过众人的呼喊，只看向我。

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这张专辑，有一首隐藏彩蛋，便是这首送给我的《倾城之恋》。

一首唱毕，段尧城起身说道：「张爱玲在书里写，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我也要对你说，人世无常，但我爱你，是永恒。」

霎时，场子里掌声雷动。主持人发现了躲在人群中的我，把话筒递过来，问我作何感想。

我怎么想？我想立马和他拥吻然后回家酿酿酱酱！但是这不能说啊。

于是，我捧着话筒笑了笑说，「我没想到，你还看书呢。」

演出结束，我们请那个爱豆朋友吃饭。

吃着吃着，他突然说，「城哥，我一百块的演出费还没结呢。」

「什么演出费？」我灵敏地觉察出不对劲。

两个男人在我面前眉来眼去地偷笑，我一拍桌子假装生气，段尧城这才说实话，

「其实，第二次和你玩剧本杀，不是偶遇.....是我安排好的。本子和人设也是我选好，请朋友们帮忙演的。」

「是啊，本来没有婚礼表白那出，还是城哥专门改的呢，真是难为他了。」

我大呼上当，「段尧城，你也太心机了吧！」

「那你敢说，你请我去你家洗澡没别的意思？你早就喜欢我了吧！」

「才没有，是你先喜欢我的，第一场你就对我动手动脚！」

「你冤枉我，我第一场只是看上你开豪车而已。」

「切，我也不过是看上你的肉体罢了。」

.....

「停！我是来吃饭的，不要秀恩爱啦！」

- 完 -

□ 祁豆豆

